



据统计，1998年，西方工业国和新兴国家在世界经济中所占的比例分别为44.4%和17.9%；而18年后的2016年，两者之间的位置发生逆转，分别为31.09%对31.24%，新兴国家的经济总量已经超过西方工业国。



或多或少还有缺点甚至“命门”，包括经济模式单一、技术储备不足、经济社会存在隐患等等，但中国几乎没有什么致命缺点，真正实现全方位发展。与此同时，美国和欧洲却在这一过程中先后遭遇主权债务危机、次贷危机、金融风暴、难民危机等等，实力相对下降。据统计，1998年，西方工业国和新兴国家在世界经济中所占的比例分别为44.4%和17.9%；而18年后的2016年，两者之间的位置发生逆转，分别为31.09%对31.24%，新兴国家的经济总量已经超过西方工业国。

国力增强后，自然带来话语权的增加，于是G20在1999年应运而生。值得注意的是，尽管G20是新成立的平台，但其运行规律和基本原则仍延续战后的国际治理体系，西方国家希望通过对国际政治中规则的熟练与把握，更好地“控制”或“引导”新兴国家，将其纳入符合自己利益的国际体系。可是国际关系终究要看实力，玩弄规则能得逞一时，却不可能永远如意。2014年的G20布里斯班峰会上，东道主澳大利亚本打算联手其他西方国家，开除身陷克里米亚问题的俄罗斯，可由于金砖国家集团（BRICS）的反对，提议未能通过，世界力量对比的此消彼长，可见一斑。尤其当2010年中国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之后，凭借世界最完整的工业体系、最大的单一市场和最强的工业生产能力，中国很快表现出在全球化经贸合作体系中如鱼得水的适应性。美国四处抱怨，全球化经贸合作体系的最大获益者，已不是自己，而成了中国。

随之而来的，是即使不刻意张扬也表露无遗的影响力和领导力。今年3月，埃塞俄比亚航空公司的波音737MAX客机失事之后，中国航空系统率先停飞同型机，各国纷纷跟进；再往前推，当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和亚投行概念后，包括美国的铁杆盟国英国、日本在内，诸多西方国家不顾美国反对纷纷响应。这种事情一再发生后，美国开始反思甚至怀疑现有国际治理体系，发现自己的影响力、控制力和收益都在不断下降，甚至在现有的规则内哪怕新建体系或平台，美国都可能失去掌控力。

美国人很有危机感，开始设法釜底抽薪，这就有奥巴马政府时期的国务卿希拉里提出的“巧实力”和“印太”概念，目

的是通过撮合盟国和伙伴国“另起炉灶”，制定“约束中国”的新经济和外交规则，甚至诞生出“ABC”概念（Anyone But China，“中国除外”）。很遗憾，作为现行国际体系里的“好学生”，中国见招拆招的功力实在太强，美国的应对措施收效甚微。对于这一局面，“政治素人”特朗普另辟蹊径，既然在现有的体系中难以施展，那就干脆全部砸烂好了。于是，近年来美国频频“退群”的表现，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特朗普的对策就是“以乱取胜”：打烂现有规则与体系，迫使中国无法借力，只能和美国“单挑”，进而依靠美国更大的体量与身后的积累来取胜。

正因为美国的这种新策略，让所有的国际组织都面临危机。毕竟这些国际组织都是现有国际体系的组成部分，遵循现有的规则，身为第一强国的美国不但“退群”，甚至还不断使绊子、扯后腿，各个国际组织的正常运转都会遇到困难，更不用说发挥自己的作用了。最新的例子就是联合国，由于美国长期拖欠巨额会费，联合国前不久宣布其经费将于下半年告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甚至准备卖掉自己的官邸来维持联合国的运转。联合国尚且如此，其他国际组织更不用说。

体系中的关键人物开始破坏规则是非常致命的。一战后凡尔赛体系的破坏，正是始于德国对规则的破坏，以及英法两国对这种破坏行为的纵容。而无论体量、实力还是影响力都远超德国的美国也开始破坏规则时，现有的国际体系同样面临危机。

## 超越“凡尔赛悲剧”

面对美国的“乱棍”，中国采取的应对措施是理智而冷静。

中共十九大以来，中国领导人多次强调，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个变局，一是世界权力中心首次向非西方世界转移，二是国际秩序正处在打乱重建的过渡期。随着大国力量对比变化，特别是“东升西降”之势显现，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传统大国危机意识上升，焦虑感加重，传统现实主义在其国内有所回潮，导致大国竞争重回世界舞台中心。更值得